

别时容易

杜怡臻◎著



游外錄



成都时代出版社
CHENGDU TIMES PRESS

别时容易

杜怡臻一著



成都时代出版社
CHENGDU TIM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别时容易 / 杜怡臻著. -- 成都 : 成都时代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5464-1923-7

I. ①别… II. ①杜…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15234 号

别时容易

BIESHI RONGYI

杜怡臻 著

出品人 石碧川

责任编辑 李卫平

责任校对 李 佳

责任印制 干燕飞

封面题字 陈滞冬

封面画作 王 钊

封面设计 唐 雪

出版发行 成都时代出版社

电 话 (028) 86742352 (编辑部)
(028) 86615250 (发行部)

网 址 www.chengdusd.com

印 刷 四川金邦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45mm × 210mm

印 张 10

字 数 250 千

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4-1923-7

定 价 49.00 元

著作权所有 · 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联系。电话: (028) 86930838

目 录 / contents

第一章	承风流	001
第二章	墨兰庄	006
第三章	十年梦	008
第四章	形如陌路	010
第五章	槐林深处	014
第六章	青春已死	016
第七章	天涯海角	020
第八章	风华绝代	029
第九章	松山寺	041
第十章	摸骨盲者	049
第十一章	杏花春雨	054
第十二章	骤然别离	059
第十三章	官花寂寞红	069
第十四章	空性大和尚	080
第十五章	凤凰情定	086
第十六章	失意重重	105
第十七章	峨眉青山图	122
第十八章	相逢无语	127
第十九章	疑情	133

第二十章 约定	141
第二十一章 求佛	153
第二十二章 别时容易	163
第二十三章 落寞归来	178
第二十四章 惺惺相惜	188
第二十五章 旧时月色	196
第二十六章 皮囊已锈	203
第二十七章 兰舟催发	209
第二十八章 耳光响亮	215
第二十九章 玫瑰泪	221
第三十章 合家欢	229
第三十一章 荒度余生	236
第三十二章 伊人去	244
第三十三章 玉扳指	252
第三十四章 因僧问我西来意	255
第三十五章 画展风月	264
第三十六章 欢宴有时	274
第三十七章 如意馆	281
第三十八章 真相实景	285
第三十九章 扳指诀	293
第四十章 深情以对	304
第四十一章 尾声	311

第一章 承风流

她过早地离开了。因为命运多舛。事情发生得极其自然，如同夜幕降临，落日西沉。

林幽兰懊恼得很。

她的银白色印染孔雀蓝的玉兰花瓣的丝质长旗袍，华贵清丽，竟被张海潮甩出的墨汁玷污。

“张大师，你说怎么办？这可是人家的新衣服呢。”她手腕缠绕着一串红珊瑚，乌黑浓密的卷发在脑后绾了个髻，别了青玉材质的蛇形发夹，斜靠在黄花梨的宫廷椅上漫不经心地发嗲。

“大美人，弄脏了就弄脏了呗，太过爱干净不是件好事！”

低头写字的张海潮闷声作答。留学归来的他，是国内著名的美术评论家，近六十岁的人，着装休闲，精力充沛，不亚于壮年男子，这应当是他不服老的体现。

“男人可不都喜欢干净的女人么？！”林幽兰甚为费解。

“凡事过犹不及，况且你指的都是些俗物，一般货色的男人，我难道是一般男人？林大美人，要懂识货！”张海潮似笑非笑中透出威严。

“我晓得，你是最不一般的男人嘛。”林幽兰冷哼着，不愿意搭理他。

“大美人，过来瞧瞧，老夫这字如何？”张海潮也不在意她的冷言冷语。他的书法功底并不扎实，偏又好写，不等墨迹干透，又兴趣盎然地向林幽兰卖弄。

林幽兰偏过头来，认真赏析：“嗯，张大师就是张大师，‘红颜’两字笔力有度，颇有扬州八怪之首金农的风骨。”

她见多了书法家、画家们写写画画，放之四海皆准的套话，任谁听着，都受用。话音刚落，张海潮就搂住她悲叹：“林大美人，你这天生尤物，偏生杨爱墨这小子好艳福！”

张海潮是林幽兰现任男友杨爱墨的兄弟。她早已习惯张海潮对她轻佻的调戏——谁让她不是杨爱墨的正房老婆呢。

初识林幽兰，当着杨爱墨的面，张海潮就借着酒意吃她的豆腐。林幽兰求助杨爱墨，可他谈笑风生，熟视无睹。她当下明朗，遂假意配合，给足张海潮颜面。

自此，张海潮对她更为肆无忌惮，来者是客，她不得不假意奉承，一如现在，皱起弯月眉，紧闭着红莲丰唇，看不出丝毫不满。

“张大师，画界出什么厉害的新人没有？”她端来浓香的铁观音，转移话题。张海潮左手拿杯，右手拽她手，充耳不闻：“林小姐，你是哪里人？像你这样的大美女，应该出自苏杭？东北？青岛？”

林幽兰妩媚地笑而不语，她从不肯对人透露乡关何处，枕边人杨爱墨亦如是。“英雄莫问出生地，张大师不晓得吗？”坐在茶席旁，

她低头烧水。“哈哈，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答得好！”张海潮对林幽兰的美貌一见钟情，交谈后对她的才情更是倾心。可她终归是杨爱墨的女人，他只有望梅止渴。

“新人？你提醒我了，我到川北采风，住的酒店大堂，有幅山水画作相当不错，气象峥嵘，落款樊钟梨。闻所未闻的无名小辈。听说是蜀北一座樊家镇上的老画家。”张海潮抿了口茶，方才接话。

“樊家镇？”林幽兰乍然听到熟稔的地名，心念转动：金一不是跟樊钟梨学画吗，该不会是同名同姓？

手抖动着，滚烫的茶水洒落手背，林幽兰也不觉得痛楚。十年中，父亡母离，她早当自己是无人管无人爱的野孩子。可为何，听到故乡熟悉的地名，仍然有控制不住的潮涌般的悸动？

金一，金一，曾经相约一起仗剑行走天涯的美少男，他过得怎样？林幽兰的意识有瞬间的迷茫。

“喂，林大美人，想啥呢？”张海潮又开五指在她眼前晃动。

“哦。”她回过神来，进入优雅常态，优雅是杨爱墨爱慕她的理由所在，她要保持，保持他给她贴的优雅标签。

“张大师，为何不做些功德，给无名小辈些提点？”林幽兰换上一泡陈年普洱，她有洁癖，总视普洱渥堆发酵为不洁，洗茶都要三遍，待普洱的茶汤渐清，她才递给张海潮。

“功德？这世上哪，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自然也没有无缘无故的功德。”张海潮对林幽兰的天真一贯宽容。

“无缘无故？是这个理。倘若樊钟梨是我的故人呢？”林幽兰的纤纤玉手洁白细嫩，在咖啡色茶盘上灵巧游走，赏心悦目。

“那自然另当别论，不过，林大美女，你如何谢我呢？”张海潮直勾勾瞅着林幽兰俏生生的脸蛋明示。

“张大师，像我这样在外漂泊的弱女子，哪有什么珍宝奉献给你呢，你就当做回雷锋，不好？”林幽兰娇笑着与他调侃。

“雷锋就是个传说，我是男人，正常男人。你这么聪慧，焉有不懂之理？”张海潮意味深长地握住她的手，反复摩挲。

“你才说你不是一般男人呢？”林幽兰奚落他。

“哈哈，具体事情具体分析，食色性也，我就是一般男人。”张海潮面不改色地狡辩。

“搞那么复杂干嘛，你承认自己是贪财好色之徒不更堂堂正正！”林幽兰高傲地反诘他。

“错也，错也！江湖险恶，岂能随便认怂？贪财，我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好色，我是你情我愿，两情相悦，有什么错？”张海潮毕竟是理论家出身，职业口才，功夫了得，谁也辩不过他。

“你是大师，我说不过你！”林幽兰不了解他的处世逻辑，只得悻悻罢手。

“你是女人，做好漂亮女人的本色就好，操那么多闲心无用。我的大美人，如果，你先遇上我，会不会跟了我？”

张海潮老生常谈，废话再提。

“没有如果，亲爱的张大师，人生无处不遗憾，现在我不是在你面前为你泡茶，供你取乐？”

林幽兰嗅着杯中的茶香，冷然对答。一缕发丝垂到脸颊，她索性将发髻松了，齐腰的黑发如一匹黑缎散落，清纯与落寞，风情无边。

“你小小年纪，为何满怀忧伤？”

“人生苦短，及时行乐，你们男人不都是这么认为吗？”

林幽兰莞尔一笑，不置可否。

“林小姐，你是谁？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张海潮对外表清纯如无知少女，举止成熟如风韵少妇的她充满探索的无穷欲望。

“我是我。”

“喝茶吧，普洱冷了易凉胃。”

林幽兰的笑，诡异动人。

第二章 墨兰庄

福建人杨爱墨，浓眉小眼，厚嘴黄牙，梳着大背头，暴发的乡村干部形象。他靠开全国连锁专科医院发财。虽是既土又豪，却附庸风雅，爱字画，爱美人。

墨兰庄艺术会馆，是他为安置林幽兰，同时放置他收藏的书画、瓷器、沉香、老家具而设。

如常夜，他与林幽兰坐在墨兰庄的包房，款待贵客。林幽兰穿了纪梵希粉蓝荷叶边修身半截裙，黑发高束，俏脸精巧，她有自知之明，她是谁，不过是有家室男人们的花瓶。她悠悠然地当好她的花瓶，不抱怨不自卑，不故作姿态，更不矫情显摆。

杨爱墨的贵宾是谁，她就讨好谁，要让自己开心，先得让别人开心。这个理，她懂。

照常是饮酒作乐的夜晚，众人皆醉皆乐。

回到住处，杨爱墨抱着林幽兰喷着满嘴酒气抒情：“幽兰，想不

想成为我一辈子的女人！？”

“想啊，你娶我？”

林幽兰酒醉心明。酒，真是好东西，壮人胆。

“不是，我不离婚。”杨爱墨急切地分辩。

“废话！”林幽兰不满了。

“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胸无点墨的杨爱墨随口就是煽情的广告词。

“万水千山总是情，情到浓处情转淡。”林幽兰随他逗趣。反正，大家图的就是个乐子，她当什么真。

“你快满二十七了吧，想我送什么厚礼给你？”

暗黑中，杨爱墨原是有心。

“你在查我？”林幽兰神色大变，方才的柔情化为乌有。

“我是生意人，平安求财，调查下你，有什么问题？算你走运，你很清白。”杨爱墨不满她大惊小怪的突变。

“我当然清白！背景清白，人品清白，身体也清白！”林幽兰狡黠地自嘲。

“哈哈，那我就来临床验证下！”

一番折腾，杨爱墨发出响亮的鼾声，此起彼伏。

林幽兰毫无睡意，方才，因了醉意，她高声叫喊，喊出口的竟然是另外一个男人丁小和的名字！羽化登仙的快感过后，她才清醒地醒悟到她的失误。

管他呢！她起身躺入浴缸，细密的泡沫渗着香气，是通体镂空香炉内里燃烧着的“莞香”，气息如故乡五月梔子花的芬芳。

第三章 十年梦

樊家镇上的松山寺，有位能测生死祸福的盲眼老者。

林幽兰跪倒在盲眼老者身边，恐惧与慌张使她有不好的预感。

“唉，你这个女娃子呀，你，你是短命之人哪。”

盲眼老者被迫说出真相。

“啊？短命？怎么会？”

林幽兰听到这近似恶毒的咒语，几乎昏厥在地。自负天生丽质，必定也拥有不凡命运，怎能甘心？莫非老者弄错了？

盲眼老者冷哼一声，颇为自负：“我不会看两遍，信不信随你！”

十年前，她与宋壬来到这片南国热土，投靠宋壬父亲的朋友陈二东。

陈家世代种茶、卖茶。

陈二东就安排宋壬在茶山打理茶园，林幽兰到茶叶店卖茶。

宋壬常与林幽兰相会，时间稍长，她就怀孕了。

在烈日下，两人相背而驰。

“宋壬。”林幽兰叫住他，南方酷暑，矮胖黝黑的宋壬，活脱脱就是一位当地土著。

她的目光掠过这异乡荒凉的街道，耳边充斥着半懂不懂的“鸟语”，一时五味杂陈。在这里，分明他才是她眼前最亲近的人，固然她并不喜欢他。

回想不堪入目的青春，林幽兰心酸不已，她当然不喜欢他，甚至，她是讨厌他的，可也是他带她逃离那片伤心之地。

怨恨与厌倦，欲望与绝望，她对他的情感矛盾分裂。

她抬起头，天空湛蓝，一无所有，给不了她安慰。

她横下心：“我们都回不去了，这孩子不能要。”

“借口！你不愿意嫁给我的借口！”宋壬无望地呼喊。

他征服了她的身体，始终无法征服她的心。他是他的一匹野马，他没有草原给她放逐。

我这一生，都不会嫁人。她执着地相信盲眼老者的预测。

第四章 形如陌路

陈二东家，宋壬捏着电报和挂号信束手无策。

电报上的五个字：父病危，速回。让他彻底没了主意，他以为是他父亲。

陈二东慢吞吞地抽着水烟，示意他看挂号信。原来是林幽兰的父亲患肝癌晚期，要她筹钱回家。

“哪儿有钱？哪里有钱？”宋壬气急攻心。

“你老头的意思你明白？”陈二东是老江湖，他不动声色。

宋壬父亲宋远山一直反对他和林幽兰在一起，他最直白的本意，要宋壬离开她。

“我不离开！”宋壬怒目咆哮，明知林幽兰不喜欢他，他就是不甘心放弃。

“随你，那你去给你心爱的女人解决现实问题？”陈二东慢条斯理地问他。

“我，我没钱。”宋壬心虚地承认。

“男人玩女人，需要本钱。没钱，就不要学人玩。”陈二东教育他。

“我和她，哪个是玩呢，我们，我们可能要结婚……”宋壬被羞辱了。

“小子，你想好，你离开她，我借钱给她回家给父亲治病。”陈二东没闲工夫和他磨牙。

“好，我离开她！”宋壬是条好汉，好汉不吃眼前亏。打不过就跑。

不是环境改变人，是人来适应环境，脑海里掠过这句话，他违心地安抚自己。

临别时，他去见她。

“幽兰，”宋壬脆弱地唤她，“咳，你不晓得，我在茶园累得要死，还受气，我老爸真是糊涂，出了这么个馊主意，浪费我时间！”宋壬将包里的空烟盒扔在地上，用脚狠踏。

林幽兰倚靠墙面，安静地听着，两手抚弄着发梢，把辫尾拆散又编起，就这般重复着。

“你咋个不说话呢？陈二东没给你气受吧？”噤里啪啦发泄后，宋壬才想起关心幽兰，他清楚凭她的天生丽质，她不可能遭遇什么不好，可他暗中希望她有。

“没有，他是老板嘛，我好好做事就成了。你干吗怨天尤人呢？是不是你也有什么做得不对，要不然，二东叔也不会这样对你呢？”林幽兰理性地表达她的观点。

听林幽兰一口一个二东叔的亲昵劲，宋壬内心一阵反感厌恶。他都快相信电报和挂号信是陈二东做的手脚，莫非他也看上林幽兰了？胡乱猜疑着，宋壬对林幽兰横竖看不顺眼。

“嗨，林幽兰，你不会是喜欢上陈二东了吧？”宋壬的语气透出

阴阳怪气的酸味。

“你真无聊！”林幽兰气急了。

“你不要忘了，是我带你出来，我才是你的亲人！”宋壬恼羞成怒。

“亲人？是，你是我亲人，那又怎么样？”林幽兰不喜他这副居功自傲的嘴脸，也动怒了。

“幽兰，我要离开这里，跟我走吧！”一顿吵闹后，两人坐在大排档吃饭。天大地大，还不是要吃饭。

宋壬剔着牙，摸着肚，走前不忘戏弄她。

“去哪里呢？”林幽兰埋头喝汤，当真了。

“反正离开安溪，到别的城市去闯荡呗，好男儿志在四方！”宋壬跷起二郎腿，吐掉嘴里的牙签，叼支烟，伪装出豪情万丈。

“我不走，才熟悉这座城市，我想留在这里，我要把这座城市完完整整熟悉了再说。”林幽兰深情地注视着桌前吃饭的男男女女，好像他们和她都有千丝万缕的亲密关系。

“咳，咳，林幽兰，你这女人呀，有时复杂得神秘，有时简单得可笑。你看你，都把他乡作故乡了，不要忘记，你的故乡，你的亲人在樊家镇，在那遥远的小山村。”宋壬拉张椅子靠近她，朝她的脸上喷了口烟，林幽兰在烟雾迷离中陡然心生哀伤，莫名其妙的伤感如潮水般涌来，她想家了。

宋壬抓起桌上的冰冻啤酒，咕噜咕噜灌下大半瓶，抹干嘴角的泡沫，喷出醉话：“幽兰，晚上陪我，就近找间招待所。”他还想和她睡一场。

“不行！”林幽兰态度坚决地拒绝了。她不想再与他有什么瓜葛了。